



读书琐谈

□冯国平

工作一天后，躺在床上，看报读书，是人生最大的乐趣。夜深人静时，沉下来想想，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愿望，是做一个读书人。

从小喜爱读书，至今依然。读书使我眼界开阔，拓展视野，明白是非，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。通过书的方寸之间，打开一扇扇窗户，使我看到了广阔的世界，看到了银河外的星体，看到了千百年历史的沉浮，看到了昨天和明天的美好，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而充实。

我没去过泰山，没去过京华和华北平原，也没去过非洲和欧洲。但我却见过泰山日出壮观的景象，听过南京鸡鸣寺的钟声和华北平原跑马的奔腾声，领略过非洲大陆美丽的热带雨林和异国他乡的风土风情，更被南极冰天雪地的冷静高远和圣洁深深陶醉和吸引。

这是因为，读书使我身临其境，如闻其见。读书使我心归于宁静，浮华顿消、烦躁远去、灵魂净化、思想升华、情趣高雅。书一本一本地读，时光从指缝间溜走，蓦然抬头，那份书卷之意从内心悄然映在脸上，表现在言行中，帮助我把别人的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思维。

黄庭坚说：“人不读书，则尘俗生其间，照镜则面目可憎，对人则语言无味。”话说得虽然有点过，但细细想来，似乎也不曾落了俗。《劝学文》中劝学说，要珍惜时间多读一点书，劝学的理由是书中自有千钟粟、书中自有黄金屋、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这么一来，读书不再是人生发自内心的选择，而成了与读书不相干的生命方式及另一种人生价值观的实现途径。

我喜欢作家张抗抗书中的一段话：“读书分两类，一类是写作的实用性需要，但我喜欢另一类阅读。它看上去毫无用处，但犹如森林氧吧和甘泉，改善你的呼吸和血液，改造你的知识结构空间。它渗透的作用是长远而无形的，没有任何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打算。因为人们的功利性阅读，我们错过了多少曲径通幽深藏不露的好书。”其实，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难得的是，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，使自己不致沉陷于日常繁事琐节所带来的烦恼中。通过读书，可以营造充实高尚的精神世界，并从这种高尚的精神活动中享受到欢乐。

在我看来，真正的读书，不仅仅是读书人的独特生存状态，更要有宁静的心态。一辈子与书相伴，不受限制地读书，当然是趣味无穷的奢望。所有的享受都有厌倦的时候，唯有读书除外。生活中一些亲人和朋友都会有离你而去的时候，唯有书一生永远不变。这个世界上能留下的只有知识和才华，读书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显得臻熟至真。

爱读书的人和不爱读书的人，小时候可能并没有多大区别，但他们长大后，谈吐举止会迥然不同。很多人说起读书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小时候读过的书，长大后书名和作者都忘记了，情节也不太清楚，但被某一个细节深深地震撼过。它静静地躺在心灵深处，只要被某一个点激发，就会喷薄而出，影响整个人生。能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也许是造化所能赐予人一生最大的福分。

高尔基说：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在这个科技社会和信息时代，你没有理由不静下来读书，空闲时间，双休日，在每一分钟里享受它，享受极致的快乐，享受生命的美好。最终获得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生，失去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。

一生读书，一生与书相伴，不亦乐乎！

岁末，一米阳光

□潘鸣

一米阳光，穿透晶莹的玻窗，投射在卧房藤织躺椅上，洒成明媚的褥子。

岁末日，入冬以来最火爆的一枚暖阳高悬天宇。刚刚经历强劲寒潮，清晨还是冰霜彻骨，到中午气温却扶摇攀升，瞬间穿越到小阳春。

舍不得这般大好天光，没有照例上床午寐，就那样和衣仰卧躺椅。阳光褥子从椅面翻覆到身上，薄如蝉翼，烘暖可心。

翻看手机，朋友圈里纷纷倾吐着辞旧迎新的感言，种种心灵鸡汤馨香扑鼻。情不自禁心有所触，也书成一段发到微信群里：

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，打乱了世界的既有秩序和生活的惯性运转，它在带来灾难的同时，也给我们上了深刻一课，使我们明白：一些东西不得不撒手放下，才发现它原来并不是生活的不可或缺；一些曾经志在必得的打拼目标，并非生命的必达顶峰；一些牵肠挂肚的碎碎念，其实满可以拿得起又放得下；一些曾让人热血愤张的酒局、牌局和交际约会，也并不都具有迫切的价值和真正意义。灾疫令我们幡然觉悟：有时候，生命的步履迈得太过仓促了。有些忙碌和追逐，其实很是无厘头。

身骨在阳光抚慰下寸寸酥软，似睡非睡，有点小酌后的微醺。就想，再大的灾厄，咬牙扛住，也最终会挺过去。经纬绵长的日子，更多的时候还是充盈着平宁与恬适。于是，一年来一些走心的人和事，如电影镜头一帧帧浮现——

自己笨拙的手机文学创作滴水成溪，涓涓淌出三十多篇散文，相继在报刊发表，十六万字的个人散文集《花间一壶茶》也如愿出版。文人挚友建平兄与凶险病魔顽强厮搏，冲离危境，

从轮椅上奇迹般挺立起来，回归正常生活，重新摊开了文学创作的纸笔。小弟领办着两个民营企业，年初曾长叹短吁：这一年咋个熬啊。随着政府强有力的复工复产和掷地有声的系列优惠扶持举措，加上坚韧的自强打拼，年底盘点，经营收益强势反弹，最终超越上一年度，一份揪心变成了开心。两岁多的小孙子乐悠悠天里入了幼儿园，第一天放学回家，儿子媳妇拍了视频发过来，小家伙屁颠颠的，背着个偌大的双肩包迎着画面走，看了让人有些心疼。电话打去质问：恁个小就背上学业负担了？电话那头哈哈大笑：哪里呢，里面装的是老师给换的尿湿裤衩儿。就是这么些小确幸，琐琐碎碎，一个又一个，叠加起来，构成了过去一年日常生活的暖色调。疫情之下，四时轮回如常，山河依然锦绣，天空依然有鸽子在飞翔。几抹灾痛的晦黯，改变不了生活长卷的总体明朗底色。

窗口悠然一阵灵动，一对鸟儿从天而降，轻盈地栖歇在距我不盈一米的窗棂上。体态曼妙，羽色斑斓，是蜂鸟或是朱雀吧。小精灵显然注意到了我的存在，侧头打量了一下，并未惊惶，一边啁啾吟唱，一边扑扇羽翅。估计刚刚从楼下旌湖戏了水，浑身抖落着细霰，逆光里漾成一团虹影。如今我们与大自然日益亲和，生灵之间的疏离随之不断缩小。市区一泓旌湖，入冬已有上万只候鸟从北冰洋、西伯利亚飞来，每日在湖面尽情翻飞，与市民亲密嬉戏，大胆调皮地从游人手心啄掠美食……

一米阳光，把我和鸟儿一并拢在温存的怀抱里。我雕塑般保持着静默，深怕惊扰了眼前这份谐美，真想就这样沉洒下去，直至天长地久。

旧台历与新台历

□庞惊涛

庸碌的一天结束后，晚上静坐案间，看见厚厚的一本台历即将翻完，不禁叹一声：这一年的日子，竟然过得如此快速！

早些年，我是不用台历的，一因终年奔忙，很少有静坐下来的时间。再是觉得日子混沌中过也好，台历的存在，让混沌里生出秩序来。而秩序，倒像是一种约束，一种规矩，让人不敢大意，仿佛偶有一次圆囿，就是一次天大的放纵。但东西最禁不住人送。物尽其用，台历每年有人送来，便只好摆在案头，到期放，过期丢，履行手续，波澜不惊。

不过，既然摆在了案头，就自然无法忽视它的存在，一天一翻，或者几天一翻，在一页一页开启的瞬间，似乎也能看到自己生命的投影。

一次，时隔两周回家，把13张台历掀过去的瞬间，母亲对我说了一句话，突然让我参禅悟道一般，再也愉悦不起来了：“你一次回来就翻这么多，一年的时间像这样能经几翻？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或者，母亲这句日常的话里，本来就含着一种生活的智慧和机锋，让我在长久的混沌里刹那顿悟：我从前似乎没有想到，一本台历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、一个阶段。在这短短的一瞬里，我就掀开了这么厚厚的一叠，那等于是说：我一个部分、一个

阶段的生命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逝去了。算起来，人生属于你我的，原本就只有那么七八十本台历，在这看起来很多很厚的台历里，生命中的每一个笑影，每一次歌哭，每一种经历，都潜藏在一页一页台历之间。我们很容易、很轻巧地将这些笑影、歌哭、经历勾取掉，看似厚厚的七八十本台历，不过也就是一扬眉、一抬手之间。

台历苦短，人生几何。台历的存在，就是提醒我不要混沌，而要警觉：当我翻开那一页台历的时候，生命就暗暗地逝去了一部分。如今，这本台历又要翻完了，再换上一本新的台历。卸下的旧台历放在桌角，还能看到它的存在；但过去了的时光，是无论如何看不见了。

旧台历代表着我逝去的那一部分，它是时间与生命的使者，引导我一步步趋向成熟、衰老和死亡。而新台历呢，代表着我不可预知的未来，也是时间与生命的使者，引导我一点点去累积日常、探索未知。新旧之间，功能虽别，价值攸同。台历的换班，更像时间与生命使者沉默地交接守候方式。翻与换的间隙里，我得到了一次慧悟的机会：在庸常的混沌与有价值的秩序之间，我该怎样送别那本旧台历，迎候那一本新台历？在新旧交替的台历里，我又该如何找到迷失在日常中的自己？

在滨河路喝茶

□何一东

那日，蓉城难得的冬阳灿烂。好天气，不可辜负。于是邀约几位好友，到望平坊滨河路喝茶。经过改造后的滨河路，长约千米，是“最成都·文创美食合集”，精致而美丽，已新晋为网红一条街。

望平坊有一个美食之地香巷，一听名字就特别撩人食欲。香巷虽很小，却一直因为其中的各种美食而人气十足，特别是重新打造后，更是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。

前些日子，有外省和成都郊县的朋友来玩，便带他们去喝茶吃美食。这些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汉子，到了望平坊、滨河路，一个个却眼花缭乱，对美景美食赞叹不已，不停地拍照、发朋友圈，羡慕我们生活在成都简直“太幸福”！

在滨河路喝茶，我们可谓常客。喝茶的地方，旁边有一家网红面包店，很会做生意，在门口放了一台人工造雪机，凡有帅哥靓女愿意拍照，服务员就开动机器，立马“雪花”飞舞，非常逼真。

这一招，果然有诱惑力，接连不断的美女纷纷驻足，或独自或两人，手中提着装着面包的竹篮，在“雪花”中摆出各种姿势。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，栖身于封闭的斗室，人们更渴望明媚的阳光、清新的空气和绿色的原野。就如现在，即便是人工造雪，也俘获了众多年轻人的爱美之心。在镜头前，留下婀娜的身影，开心而美丽的笑容。

暮色渐起，阳光隐去，我们从河边移至茶坊室内。茶坊老板是位中年男子，颇有艺术家气质，身边放着一把吉他。闲聊中，得知老板喜欢音乐，便请他弹一曲听听。老板欣然应允，弹唱了一曲走红的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声情并茂，赢得大家的掌声。

缘于对这家茶坊的好感，后来，我们又去了一次。老板不在，我们正有点小遗憾，一位身高约1.7米，长得白净、模样很温柔的女子为我们服务。我以为她是老板的女儿，她则笑称是“打工的”。

当听我们说老板如何会弹吉他时，她抿嘴一笑，毛遂自荐，说是学舞蹈的，会跳舞，只是很少跳。我们请她跳一曲，她有点羞涩，稍作准备，叫我们用手机放歌曲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然后翩翩起舞。

绵阳的朋友年轻时也学过舞蹈，算是有几分懂行，一边欣赏一边点评，啧啧称赞。一曲跳罢，在大家的掌声中，她又跳了一曲藏族舞蹈和欢快激昂的爵士舞，让寒冷的夜晚充满温暖。

回家时，走在寂静的河边，看着在灯光投射下波光粼粼的锦江，我的耳边仿佛传来邓丽君歌曲《夜色》那柔情似水的旋律：“夜色正阑珊/微微星光闪闪/一遍又一遍/轻轻把你呼唤/阵阵风声好像对我在叮咛/真情怎能忘记……”